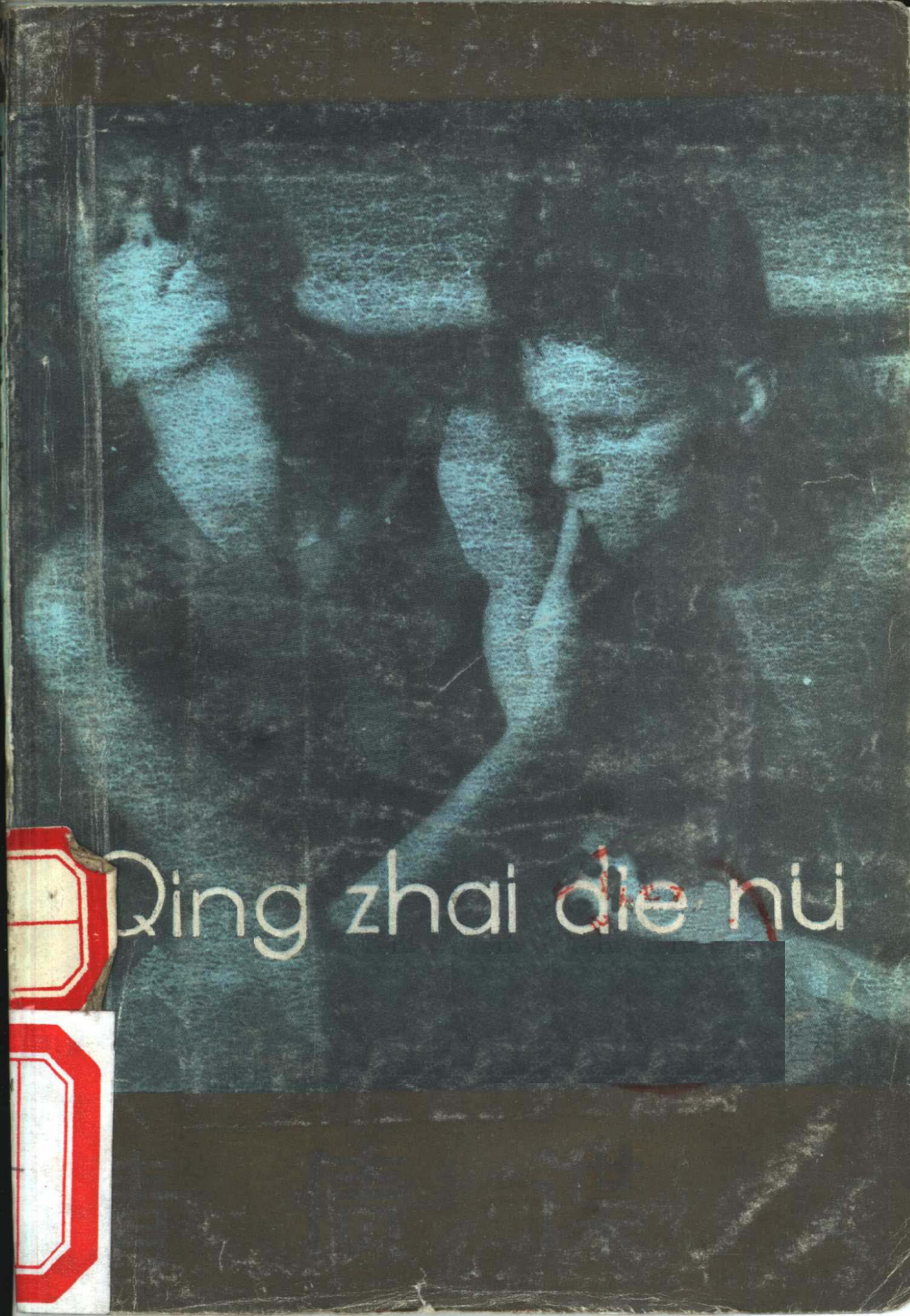




Qing zhai die nü

# 情 债 谍 女

(美)詹姆斯·卡罗尔著

王进 译

上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年·济南

# 情 债 谍 女

(美)詹姆斯·卡罗尔著

王进 译

下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年·济南

Family Trade

James Carrol

根据1986年布朗图书公司加拿大  
分公司再版译出

**情债谍女**

(上、下册)

【美】詹姆斯·卡罗尔著

王进 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810051—485)

印刷者：济南印刷三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5329—0185—8

I·159 定价 4.30元

# 情 债 谍 女

〔美〕詹姆斯·卡罗尔著 王进 译

## 内 容 提 要

在娓娓动听的谎言里，在信誓旦旦的忠诚里，在扑朔迷离的情网里，有一对恋人：麦哥达·迪特克的风姿绰约的美貌既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生命旅程里的灾难，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色彩斑斓的谎言之中……杰克·麦肯，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员的儿子，和麦哥达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后来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件秘密。这个秘密将要毁了他的爱情，将要毁了他崇敬的人，使其忍受着无法忍受的感情的熬煎……

一九四五年春，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美、英、苏兵临柏林城下，三国都觊觎德国的原子弹装备和技术资料。在英国派遣的一组特工人员中，有英国的吉尔斯，美国的约翰·麦肯，苏联的迪特克也混迹其中。他们各自负有本国的特殊使命，而他们的儿女们却在这期间萌生了爱情，于是展开了一场场爱情与谍报、情人与仇人之间的惊心动魄的争斗……

这是一部间谍和爱情合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对爱情的欢乐和忧愁，间谍间的惊险争斗的描写，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它既有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又具有浪漫色彩的情调。读后令人掩卷长思……

华盛顿 1960年

## 第一章

年方十九岁的杰克·麦肯，被罗奥的那些古怪的画吸引住了。他觉得画上的人物有一种古怪、庄严的表情，这也许是自己一个不错的作业题目吧！

杰克进入乔治敦大学仅仅三天，可是他已经对所有的课程作业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不得不和一个同学跑到这菲利普斯展览馆觅取灵感来了。没想到这里的画廊、房间和那些漂亮的画竟把他吸引住了。这儿曾是菲利普斯家族的宅舍，里面的家具陈设能让人想像得出主人当时在这儿的 生活情景。罗奥的画陈列在一间用栎木隔开的房间里。这间屋子以前是间餐室，只有几扇又窄又长的窗户，因此明媚的阳光与这里无缘，节日的宴会怎能在这儿举行呢？杰克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可是，这小房间却很暖和，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石砌壁炉，让人觉得火舌就在小屋里跳动，火光给屋子送来了光亮，人的身影随着欢快的火光映照在罗奥的三幅长约五十公分、宽三十多公分的人物相似的画上跳动着。

杰克沿着这三幅一字排开的画来回走着，作业怎么开始呢？也许可以这样下笔，“观众初看这些画时，会对画上的人物——小丑，或说是滑稽人，与画面上那绝望的情绪之间的矛盾感到不解。然而渐渐地就会看出画家的实意并不是

想表达小丑的怪诞和他们的悲哀，而是想表达它们之间相互暗示的那种手法。

走着走着，杰克却想到了他那条僵硬的腿和手杖。他已习惯了他的瘸腿，也早学会了把手杖当装饰品来使用。杰克是一个大高个，他倒象一个戎马英雄，期望人家别羡慕他的瘸腿，而不是别人的怜悯。

有人在杰克背后轻轻地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这是和他一起到这儿来的内德·库尼。库尼是杰克在乔治敦大学里的第一个伙伴。

“哎，杰克，”库尼小声地说，“我还以为你一直跟着我呢。楼上我都看遍了。上面还有一个展室，比这儿好。”

“我喜欢这儿，内德。”

“我觉得这儿太阴暗了。”

“我想写一下有关这些人物的文章。”

库尼眯起眼看着罗奥的这几幅画。“画上是些什么？”

“小丑”。“我说，这是些一脸苦相的小丑。你该到楼上去看看，那里有光屁股的画。”库尼把眉毛一扬，又说，“我想到了要写的题目《画布上的女人大腿》。”

杰克笑了，他觉得库尼有些粗野。坦率地说，他不禁对这个伙伴有些失望。他觉得库尼很有意思，是因为他会说一些粗野的笑话。但是一个人在他好朋友那儿应该得到的可远不止这些。杰克这时打算要中止他们之间的友谊。母亲曾告诫过杰克这是他的弱点，他总是想干许多事情，可性子又太急。自己不应对于库尼失望，杰克在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认定有些事永远也不能对这位伙伴讲，象是画中人物的悲哀啦，自己的腿啦等等。

杰克不记得那次空袭。听妈妈说，那时妈妈和自己正在家里。谁也没想到炸弹会击中他们的房子。妈妈长得漂亮端庄。可一回忆起那时硝烟弥漫的伦敦时，杰克想像中的妈妈就不是现有这种样子了。杰克想妈妈一定象年轻时的黛特拉·克尔<sup>①</sup>，高贵，欢快；还可能象奥德利·希伯<sup>②</sup>带着悲哀的眼神。杰克知道这些人和妈妈一样精明强干，举止又得体。只不过她们稍嫌有一点矜持、冷漠。他推想，战争期间，妈妈这位英国美人由于一阵心血来潮才干出了让她父母震惊的事：她荒唐地委身于她的那个美国佬军官。这都是因为她爱他，所以担心他会在那场神圣的战争中死去，这说来让人心碎。她想给他片刻的欢乐，也想为他留下一个孩子。

杰克的父母不是那种虚于掩饰的人。对杰克的残腿，他们从不用一些浪漫的字眼来安慰他。唯一的浪漫气氛是提醒他，在他这一代人里谁还在那场战争中受过伤？这就使杰克能够忍受下去了。每当晚场电影上出现空袭伦敦的镜头时，杰克就会梦想到他和父亲也上了电影。每当他为自己难过时，耳边就会响起某个电影的插曲。他在罗奥的画前踱步时，就听到耳边又响起了这些电影插曲。

库尼领着杰克走出房间，来到展览馆的大厅里。螺旋形的楼梯伸向上面的楼层。阳光透过两层楼高的大玻璃窗泼洒进来。这里铺满灰色的地毯，在三层的楼厅里还悬挂着一个凯尔特彩车<sup>③</sup>，给这里增加了欢快气氛。

“我还有一件不喜欢，”库尼在杰克的背后大声地说，同时翘着拇指朝后指着他们刚出来的房间。“在这个展室里气氛

---

①②这些都是罗奥画中的著名人物。

③一种可以转动的装饰物。

沉闷，让人不敢说话，象是在一座阴森的教堂里。”

“不，不，内德老弟，你这话说得不对。那里是一个家，是那家人住的地方。”杰克四下看了一下。“这儿好象是另一个展览馆。”

说话时，库尼快上了二楼，杰克在后面跟着他。

“瞧那个，”库尼说着走到了第一展览室的巨幅油画前。这是更高的一幅土著人家庭的画，库尼压低了声音说：

“瞧这些乳房。”

“民族地理书的那些画比这强。”不光是库尼，就是杰克此刻也觉得自己也有一种萌动感。说实话，乳房也同样吸引着杰克。他觉得自己也许很蠢，让楼下那间房子和罗奥的画弄得感慨了一阵。然而，杰克却不愿意让库尼看出来。

“还有和真人一样大的呢，麦克，”库尼小声说道。“等着瞧吧。”他没等说完就飞快地朝里面的画廊跑去了。

杰克仍不慌不忙地在后面走着。库尼对画廊两边的画几乎是一眼也不看地跑着，杰克倒喜欢他这样。真的会有什么东西要让人开开眼界？当杰克走进里面的画廊时，库尼早跑得不见踪影了。很显然，他没注意到莫奈的那幅白杨树风景画。这幅紫色基调的画占满了一面墙，虽然杰克没见过这幅画，可是印象派的那种明媚的、诗意的艺术境界使他耳目为之一新。他舍不得就这么一眼不看，连谁的作品也不知道就走过去。杰克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在那个座落在华盛顿远郊第一流的教会学校——圣·安塞姆学校时，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不过他以前最喜欢的是戏剧，因而，这时他才觉得惊奇，这里的一整个世界他以前还从没有留意过。这个世界

简直把他惊呆了。在莫奈的这幅画上，微风轻拂着树叶，水映着天色在画面上荡漾。此刻正是夕阳的余辉映满天空，杰克想再多呆一会儿，画面上就会降下黑夜的帷幕，花儿会闭上眼睛，紫色的树影也会变成一团漆黑。太妙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凝视着这幅画。这虽然不过是一幅画，却看上去象是通往一个新天地的窗户。

“快过来！”库尼在门口招呼着，杰克。

杰克不情愿地跟着库尼走过去。库尼领着他来到了一幅大的油画前，这幅画上画着一个丰满的裸体女人。库尼向杰克一挥手，就好像他是这幅画的作者，或是一个拉皮条的家伙，小声说：“这让你想脱了衣服跟她睡觉吧，嗯？”

脱衣服？杰克想象不出怎么把自己那带着伤疤的左腿暴露给这样的女人，当然更不用说和她睡觉了。他从没有在女孩子面前裸露过身体。不过他想还是不公开谈论这些为好。

“她胖了一点，是吧？”

库尼从杰克的语气中听出有些不屑一顾的味道，便解释说：“不是说要和她睡觉，不是那个意思。”库尼也不想让人觉得他格调低下。

杰克耸了一下肩，转过身朝别处看去。这幅画使他难堪。他突然注意到了对面的一座小雕像。那是一个芭蕾舞姑娘的雕像。雕像双手背在后面，头微微仰着，站在那里。从杰克这个角度看，似乎她正要抬起腿。这座雕像的肤色、头发、鞋、紧身衣以及百褶短裙都是黄铜色的。这雕像是用铜做的吗？但是，如果是铜做的，为什么看上去却象一个活生生的人？杰克朝那座雕像走了过去。

让杰克高兴的是，他听到身后的库尼又朝前面走去了。

如果这儿是一个个单独的小房间会更好。

杰克觉得这座雕像很面熟，也许他以前见过这座雕像的复制品。他围着雕像转了一圈。雕像比画好，因为人们可以转着圈儿地看。他看到雕像底座上刻着作者的名字是笛格斯。

杰克发现雕像姑娘的裙子是用没有光泽的细网扣做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这座雕像的制作有了兴趣。雕像头上系的丝带是真的。这条丝带以前可能是黄色的，现在已经褪了色，显得很陈旧。杰克觉得应该给她扎上一条新的，或是艺术家应该把这条丝带做成铜色的。杰克又围着雕像走动了几步，向前走近几步。雕像姑娘的眼睛睁着，可并不是那种在看着什么东西的眼神。从某个角度看上去，她似乎在凝神寻思。她在想什么呢？在想谁呢？杰克知道是不允许用手触摸雕像的，可是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雕像身上。

杰克摸着这座雕像的腿，雕像的腿塑造的很匀称。他用食指从埋在舞鞋系带里的踝关节开始，沿着小腿后部轻轻往上抚摸，一直摸到小腿的打弯处。杰克知道自己的腿在这儿却是一个伤疤。随着身高的增长，他不得不经常做手术调换埋里面的金属片。除了医生和妈妈，谁也没有摸过杰克的这块伤疤。妈妈多少年来每天晚上都为他按摩腿。杰克觉得妈妈的按摩是最亲切和最让他得到安慰的了。他记得当他小时候，每当妈妈给他按摩完，他都要看看自己的腿，盼着它快好。他说不上确切是什么时候，妈妈不再为他按摩了。他的最近一次手术是去年做的，手术后，妈妈也没再给他按摩。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呢？

说来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杰克倒不再盼望妈妈给他按摩，而是盼望从来没有给他按摩过的爸爸能给他按摩一

次。星期天，他常和爸爸一起去打高尔夫球，这是他们唯一能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可是即便如此，象约翰·麦肯这样有地位的人给儿子的时间也算够多了。爸爸是华盛顿政府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尽管杰克不告诉他的朋友，爸爸是干什么的，可是他很清楚爸爸的地位。

杰克喜欢让别人在松园球场看到他和爸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或是做其他运动，这是他向世界挑战的一种举动。在那些呆在俱乐部里喝酒的人面前，他觉得爸爸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他敢肯定那些看到他这个十八岁的瘸子的人，不是嘲笑他就是把他视为一个可怜虫。打高尔夫球时，由于他的腿，他当然不能抽球，而只是做一些短打，或是击球入洞。尽管这样，他也喜欢跟爸爸一起打球。因为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再是爸爸的累赘而让他失望，而是跟其他孩子一样了。最好的时光是从开球点到落球点的那段路上，杰克往往觉得这段路很快就走完了。一般是杰克驾着二轮马车，爸爸把戴着手套的左手放在他的肩上……。约翰·麦肯是一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他和杰克谁也没有感到这种无意的、习惯性的动作有什么不自然。杰克反而还认为这是对他努力学习抡杆击球的报偿。有时，杰克故意驾车慢行，好使这一段好时光缓缓地逝去。

杰克的手本想在这座雕像身上多放一会儿，可是他听到背后有人进来了。他担心进来的是这儿的管理员，便把手悄悄地从那雕像姑娘冰冷的皮肤上收了回来。接着他又围着雕像开始走动，象个行家那样眯着眼睛看着。但他是一个什么行家呢？是雕像的行家呢？舞蹈的行家？还是鉴赏漂亮姑娘的行家？

只是在杰克转到面对着来者时，才看清楚进来的并不是管理员。来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顿时觉得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杰克继续走着，尽量使手杖不发出响声，同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进来的姑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雕像，杰克借机会也仔细地看了她一眼。见她娇小的身材，还没有隆起乳峰；长着一张秀气的脸，长长的头发用丝带扎着。杰克突然觉得雕像活了。雕像姑娘的头发当然也是黄的，她的身上也会发出淡雅的香味来；雕像姑娘的皮肤也一定会是那种粉红色的。进来的姑娘比杰克可能小两三岁，但比他矮得多。她微扬着头看着雕像的脸，这恰好与那带着陶醉的神情的雕像的姿态相同。这种巧合使杰克觉得雕像不存在了，眼前只有这位姑娘。此时，他承认这位姑娘对他来说比任何艺术作品不知有趣多少倍。他也象库尼一样喜欢活生生的姑娘，而不是黄铜色的艺术品。他暗自在想，一直在装作喜欢那些画而原来却在悄悄地等着这位姑娘，你这骗子。杰克定神看了看那位姑娘，他又笑了。

杰克还继续围着雕像走着，在他和那位姑娘之间还是隔着这座雕像。他此刻觉得心在怦怦地直跳，可他乐意这样，而且高兴得想吹几声口哨。那姑娘似乎变成了眼前这座雕像。他明白，如果这位姑娘看他一眼，他立刻就会魂不守舍，露出不自然的表情来。

而那姑娘却轻盈地离开雕像而去，根本没有注意他。他是隐身人吗？杰克朦朦胧胧地看见那姑娘朝库尼所指的那幅裸体女人画走去。他突然似乎看见那姑娘穿的凉鞋、裙子、汗衫都不在身上了，裸着身子又轻轻地朝他走了回来。他用

手去摸她那匀称的双腿和光洁的皮肤。他不会画画，也不会雕塑，就只好用手去摸她身体的各个部分：双脚、小腿上的肌肉、大腿……在她的大腿那里，他停住了手。她的腿部肌肉太柔软了。这时他屏住了呼吸，观察她那一前一后靠在一起的双腿。杰克觉得她象杂志上的女人那样，微微屈着腿，身体稍稍侧着遮住她的大腿内侧。可这没关系，他心里想的只是她的大腿。他轻轻抚摸着，这真叫人陶醉。他的手不由自主的沿着大腿又向上移动着，移动着……突然触到了大腿内侧的毛发处，他的手哆嗦了一下，似乎听到她尖叫了一声，猛地又把腿并起来。似乎她也吃了一惊。

那姑娘朝里面的画廊走去了。这时杰克感到寸步难行，他站着没动，全身的重量压在他的那根黑刺李手杖上，裤中的那条男根骤然勃起，他觉得难为情。这种事常来困扰他，使他行动不便更甚至于他的残腿。如果这会儿他拿的是他那位英国舅舅给他的乌木银把手杖，他会有胆量追上那位姑娘告诉她这些事吗？他的舅舅告诉他不要叫它拐棍，要充分利用它。当要强调什么或是要吸引女士们注意的时候，要象绅士那样把手杖举起来。这些动作就能使他的瘸腿变成了他的风度所在。杰克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裤中藏着的那块“三明治”怎么办？用什么办法去对付它呢？

杰克打定注意要把遇到这位姑娘的事告诉他的舅舅。他当然不会对舅舅说他那些下身的活动。那姑娘走了。杰克觉得她没注意自己，至少说明她没有觉得自己可怜。

杰克发现库尼在楼前大厅的长凳上坐着。从这里可以俯视彩车和一楼的大厅。彩车由桔黄和红色的球组成，挂在一个象衣钩的东西上面。一楼的人们；或独自一人或结伴成

双，平平静静地进出着。

“看得怎么样？”杰克朝库尼走过去。他对刚才的不快有些后悔。杰克也在凳子上坐下，下巴靠在他的手杖上。“我喜欢在人们不知道的时候看他们。”展览馆门口的管理员正给进来的人在门票上打着小孔。杰克把脸转向了库尼，“你呢？”

“那叫盯梢，库尼向前倾着身子，漫不经心地说，“听说你老子是个探子。”

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曾让杰克吃惊过。在圣·安塞姆学校时也有人说过这样的事。他没给任何人说起过爸爸，可人们都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杰克的爸爸地位显赫，他的名字足以时常见报。库尼也知道这些，让杰克觉得高兴。他知道他的伙伴们对这事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清楚他的朋友。他不能告诉别人爸爸是干什么的，可也无须否认。“你从哪儿听来的？”

“怎么，这还是秘密吗？”

杰克哼了一声。“如果你知道了，也就算不得什么秘密了。你老子是干什么的？”

“库克县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书记。”

“我记得他是密执安州人。你说过你们住在密执安的萨吉诺。”

库尼耸了一下肩，再也保持不住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了，他说道：“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我们以前住在芝加哥，我爸爸仍住在那儿。”

“唉，真不幸。”杰克想看库尼一眼或是拍他肩头一下，可他为库尼难堪。

“没什么，他们合不来，我不怨恨他们。”库尼顺着扶栏向杰克移了移身子，微翘着嘴说：“瞧，那刚出来的小子，在学校里我可受够了他的窝囊气。这儿可真好啊。”

“荒唐，是吧？”抱怨高年级学生欺负他们新生是他们乐意谈的话题。在学校里，他们必须戴校帽，打上规定的领带，穿上规定的裤子。而蓝色和灰色根本就不匹配。这些在开学典礼上就告诉他们了。整个星期都得如此，而不是只几天这样。他们还被告知，任何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只要不违反校规和法律，都可以任意吩咐他们去做些什么事。可至今，还没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吩咐过杰克，这显然是他的拐棍和瘸腿帮了他的忙。可是看到一些新生，他们头上顶着书本，围着约翰·卡罗尔这位学校创立者的雕像倒退着走，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咱们竟然能忍受下去，真叫人难以琢磨。”

“那家伙在我吃冰激凌的时候，让我在院里拍球。我给你说过吗？”

“说过。”

“我算是被他们作弄了。”

“可你乖乖地照办了。不过，明年你也会让别人这么干。”

“太对劲了，我一定这样。问题是永远也不能让那些二年级的龟孙子也尝尝这个滋味了。”

“不理他们就算是让他尝了，对吗？”

库尼狠狠地瞪了杰克一眼，“你说得倒轻巧，反正他们不理你。”他突然停住不说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似乎是明白了什么的表情。他接着问：“你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瘫子？”

杰克摇了摇头，苦笑一下，“没什么，”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我是大轰炸时在英国出生的。”

“别扯远了。是大轰炸把你弄成了这样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呢！”

“正因为是婴儿，”杰克沉吟地说，“瞧瞧我现在。”

“伦敦，嗯？这么说你老子真是探子了？”

杰克赞成地笑了。“你想设个圈套让我钻，库尼。”

库尼也呲牙笑了一下。

“可这是套老鼠的圈套。”

“可他是，对吧？”

“我爸爸干的是办公室里的差事，内德。他几乎从没离开过华盛顿，他能盯谁的梢呢？阴谋，间谍、危机，让我说，听上去就象库克县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腔调。”

“你认识那个费雷德·耶茨吗？”

杰克一怔。费雷德的爸爸也在中央情报局干事。虽然他不曾听别人提过。在他的印象中，耶茨先生似乎比自己爸爸的职位还是高。杰克几年前就认识费雷德了，他们是一起去圣·安塞姆学校的。可他故意把话岔开了。“费雷德·耶茨是二年级的学生吗？”

“不，他是三年级的学生，我们楼层的学监助理。人家说他爸爸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儿，说你的爸爸也是。”

“鲍勃·霍普的儿子也在三年级，你认识他吗？”

“胡扯，杰克。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

“我说内德，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杰克把手放在库尼的肩膀上，他确实喜欢这家伙，他又责备起自己来。听了库尼透露出他那糟糕的家庭，杰克替他难过。难怪他这么